

平凡记忆，何处安放？

这本书的价值，在于它点出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难题：当城市不断更新，平凡记忆如何不被遗忘。

□ 撰稿 | 王 剑

城市持续生长，普通人的记忆该去哪里安放？作家盛蕾在《我的博物馆》中给出了一个温柔设想：每个人都可以建立自己的“个体博物馆”。她把童真、青春、成长、旅行、生活纳入“馆藏”，没有宏大叙事，只有挂在脖子上的钥匙、一沓来信、一盘录影带。她在序言中写道：“人生就是博物馆，博物馆里有我的人生。”

这本书的价值，在于它点出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难题：当城市不断更新，平凡记忆如何不被遗忘。更让人在意的是另一种失落：物理空间变新了，情感纽带却断了。老邻居散了、街角小店拆了、童年那棵树没了。这些细小的失去很少被写进规划文本，而盛蕾的“个体博物馆”，恰好提供了一种解决方式：让每个人在自己的故事里成为记忆的保管者，在记录与共鸣中，安放好自己的情感。

上海已经在做类似的探索。浦东三林苑社区在更新中建起一座“生活博物馆”：旧门牌、老账本、手作的购物钩，近百件展品拼出了社区二十多年的轨迹。静安区斯文里动迁时，居民们自发做了一个5平方米的“弄堂时光馆”——紫铜火锅、陪嫁油灯、居委会的摇铃，都是刻着老弄堂记忆的物件。愚园路的社区口述史项目，则为这条百年马路保存了一批普通人的的人生片段，这些讲述让一条街有了具体可感的记忆。



《我的博物馆》
盛蕾著
外文出版社 2023年1月

这些实践告诉我们，个体博物馆的落地不必等待宏大规划，一个社区活动室的玻璃柜、一条弄堂尽头的黑板、一张居民自发摆出旧物的长桌，就足以让它起步。但关键不在于场地大小，而在于避免这种空间沦为单纯的消费符号——一旦变成咖啡馆、买手店、网红打卡点，真正的记忆就会被赶走。

上海的城市更新一直很注重温情：为老店铺留一面墙、为居民口述史留一支录音笔、为弄堂旧物留一个玻璃柜。从田子坊到上生新所，从外滩源到苏河湾，越来越多的项目开始保留原住民的口述史、收集老店招牌、为社区旧物设展示墙。这些做法与盛蕾的设想不谋而合——个体记忆汇聚起来，就成了“我们的博物馆”。这也是城市更新该做的事：不仅更新实体空间，更要回应普通人的记忆与内心。

城市需要大型文化地标，也需要可以放下个人记忆的角落。这不是简单的怀旧。当一个人把钥匙和旧物摆进“博物馆”，他是在确认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、爱过、与别人发生过关联。城市更新如果只有物态升级，就只是物理意义上的新陈代谢；只有弯腰捡起散落的个体记忆，它才真正拥有了灵魂。希望在未来的某个街角，人们能把自己的记忆摆放出来。城市，就是这样在一次次的积累、沉淀与生长中，变得更加生动、更加美好。✎

书讯

《植物的盛会》

继《杂草的故事》后，理查德·梅比再次启程——他邀我们回望四万年的漫长时光，聚焦那些走进人类历史、塑造文明光景的植物旅伴：从古代洞穴艺术中的植物图像到伊甸园的生命之树；从英国粉报春到亚马孙丛林的月光花；牛顿的苹果和万有引力，普里斯特利的薄荷与光合作用；玉米、人参、棉花等栽培植物的历史；粗壮的橡树成为英国国家的象征，参天巨杉成为美国精神的图腾；地中海植物的耀眼光芒催生出现代艺术……全面追溯人类与植物王国相互交织的历史，是一次精彩的环球探索。